

備急千金要方

序

原文

夫清濁剖判，上下攸分，三才肇基，五行俶落，萬物淳朴，無得而稱。燧人氏出，觀斗極以定方名，始有火化。伏羲氏作，因之而畫八卦、立庖廚，滋味既興，痾瘵萌起。大聖神農氏憫黎元之多疾，遂嚐百藥以救療之，猶未盡善。黃帝受命，創製九針，與方士岐伯、雷公之倫，備論經脈，旁通問難，詳究義理，以為經論，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。春秋之際，良醫和緩，六國之時，則有扁鵲，漢有倉公、仲景，魏有華佗，並皆探蹟索隱，窮幽洞微，用藥不過二三，灸炷不逾七八，而疾無不愈者。晉宋以來，雖復名醫間出，然治十不能愈五六，良由今人嗜欲泰甚，立心不常，淫放縱逸，有闕攝養所致耳。餘緬尋聖人設教，欲使家家自學，人人自曉。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，非忠孝也。末俗小人，多行詭詐，倚傍聖教而為欺給，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。多教子弟誦短文，構小策，以求出身之道。醫治之術，闕而弗論，吁可怪也。嗟乎！深乖聖賢之本意。吾幼遭風冷，屢造醫門，湯藥之資，罄盡家產。所以青衿之歲，高尚茲典；白首之年，

未嘗釋卷。至於切脈診候，採藥合和，服餌節度，將息避慎，一事長於己者，不遠千里伏膺取決。至於弱冠，頗覺有悟，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，多所濟益。在身之患，斷絕醫門，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。吾見諸方部帙浩博，忽遇倉卒，求檢至難，比得方訖，疾已不救矣。嗚呼！痛夭枉之幽厄，惜墮學之昏愚，乃博採群經，刪裁繁重，務在簡易，以為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一部，凡三十卷。雖不能究盡病源，但使留意於斯者，亦思過半矣。以為人命至重，有貴千金，一方濟之，德踰於此，故以為名也。未可傳於士族，庶以貽厥私門。張仲景曰：當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醫藥，精究方術，上以療君親之疾，下以救貧賤之厄，中以保身長全，以養其生。而但競逐榮勢，企踵權豪，孜孜汲汲，唯名利是務，崇飾其末，而忽棄其本，欲華其表而悴其內，皮之不存，毛將安附？進不能愛人知物，退不能愛躬知己，卒然遇邪風之氣，嬰非常之疾，患及禍至而後震慄。身居厄地，蒙蒙昧昧，戇若遊魂，降志屈節，欽望巫祝，告窮歸天，束手受敗。齎百年之壽命，將至貴之重器，委付庸醫，恣其所措，咄嗟喑鳴，厥身已斃，神明消滅，變為異物，幽潛重泉，徒為涕泣。痛夫舉世昏迷，莫能覺悟，自育若是，夫何榮勢之云哉？此之謂也。